



当代外国通俗小说

[法]布瓦洛-纳斯雅克著

眩晕

胡洪庆译



.45

KUANYUN • XUANYUN • XUANYUN



当代外国通俗小说

• XUANYUN • XUANYUN • XUANYUN

[法]布瓦洛-纳斯雅克著

眩 晕

胡洪庆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XUANYUN

Boileau-Narcejac.

Sueurs Froides

本书根据 Editions Denoël, 1958年版译出

眩 晕

〔法〕布瓦洛·纳斯雅克 著

胡洪庆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125 插页2 字数118,000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册

ISBN 7-5327-1188-9/I·688

定价: 2.30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译者序

提起法国小说家布瓦洛-纳斯雅克，我国读者可能会觉得很陌生。然而，当我们得知世界影坛上著名的“悬念大师”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曾以布瓦洛-纳斯雅克的小说为蓝本，摄制出堪称其导演艺术臻于黄金时代的佳作、名列世界电影史上三百部经典名片榜的《眩晕》时，想必会对原作者刮目相看，并产生一睹庐山真面目的欲望。

布瓦洛-纳斯雅克是法国现代小说家彼埃尔·布瓦洛（1906年4月28日生于巴黎）和托马·纳斯雅克（原名彼埃尔·埃罗，1908年7月3日生于罗什福尔滨海省）合用的笔名。他们自五十年代起合作创作了大量题材广泛、立意深刻、格调高雅、构思奇特的悬念小说和侦探小说，在通俗小说理论研究方面亦颇多建树。

布瓦洛-纳斯雅克作品的特点之一，是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问题小说”、“黑色小说”的框架，摒弃了智力游戏型的侦探小说格局。他们的小说行文平淡清丽，自然流畅，叙述生动，富于情理，力避故作惊人之笔。然而，正是在平淡中见奇谲；巧设的伏笔，使情节如潜流般地展开，

自始至终充满了一种不可捉摸的神秘感，产生了令人不安乃至惊恐的小说氛围。

布瓦洛-纳斯雅克作品的另一特点，是有一种推心置腹的心理分析力量和深刻的社会认识作用。读者被缕析条分的心理描述所吸引，一开卷即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情不自禁地随着作品中人物的心路历程而共鸣、激动，直至真相大白时才恍然顿悟；作者犀利的笔锋犹如解剖刀一般，剖析着角色的内心世界。读者在掩卷之后，也不会因明晓始末而立即释然，反而会引出种种有意义的深思和联想。这也许是作者以小说的形式直观人生并借以影响读者的社会功能吧。

作为小说，布瓦洛-纳斯雅克作品的艺术魅力，突出地表现于对悬念的处理。即以本书《眩晕》为例，作者一开始就设下了几个层次深浅不一的悬念：热韦涅请好友弗拉维埃尔监视自己的爱妻马德莱娜一事，虽令人有诡异之感，但决不会使读者立即洞察其中之奸诈。爱上好友之妻的弗拉维埃尔因恐高症产生眩晕而无力阻止马德莱娜坠楼自尽，并从此背上了双重欺友（热恋挚友之妻和隐匿现场真相）的沉重十字架。小说的第一部似乎是讲述一个不该发生的爱情故事，一个天意难违的悲剧，故事本来可至此结束了。及至第二部，马德莱娜竟又神话般地复活了。因一个偶然的机缘，弗拉维埃尔与之奇迹般地相遇了。出于昔日缠绵之恋情，他执著地追踪、盘查，终于把一个计划周密但却功亏一篑的谋财害命阴谋公诸于

世。恐高症被人用于犯罪的全过程至此暴露无遗。谁知作者在结局时又唤取了神来之笔：因受骗而激愤难平的弗拉维埃尔在爱与恨的冲动下演出了一幕真实的殉情悲剧——亲手杀死了陷害马德莱娜的凶手。这戛然而止的结局，不仅使人愕然，而且令人深思，充分显示出布瓦洛-纳斯雅克驾驭悬念技巧的高超水平。

布瓦洛-纳斯雅克的作品受到一些电影导演的青睐。除了希区柯克以外，法国和欧美各国的大导演也都竞相改编他们的小说，搬上银幕和荧屏。早在1954年，法国著名导演亨利-乔治·克鲁佐即把他们的第一部小说《恶魔》搬上了银幕。有意义的是，在希区柯克改编《眩晕》大获成功之后几十年，好莱坞居然有人再度将布瓦洛-纳斯雅克原作中的恐高症情节大肆渲染，以较希区柯克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夸张手法“再生”出一部喜剧片《恐高症》，而且卖座甚佳。这从另一侧面佐证了他们作品的艺术生命力。

布瓦洛-纳斯雅克是一对多产作家。近四十年来，他们新作不断，在欧美一直畅销不衰。除了《眩晕》外，主要作品还有：《不复存在》（1953）、《受难者》（1964）、《母狼》（1967）、《谵妄》（1969）、《密谋》（1971）、《火药库》、《犹太兄弟》（1974）、《折磨》（1975）、《贱民》（1980）、《情人》（1983）、《最后的瀑布》（1985）。

本书的原名是《冷汗》，又名《生死之间》，是想说明生与死并非绝对的生理概念，人们在精神上往往介于生死

之间，时有想象不到的意外，令人冷汗淋漓，眩晕频生。希区柯克在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时，起名《眩晕》，突出了因恐高症而引起的眩晕，醒目地点明了情节的关键，所以本书的中译名也采用了这个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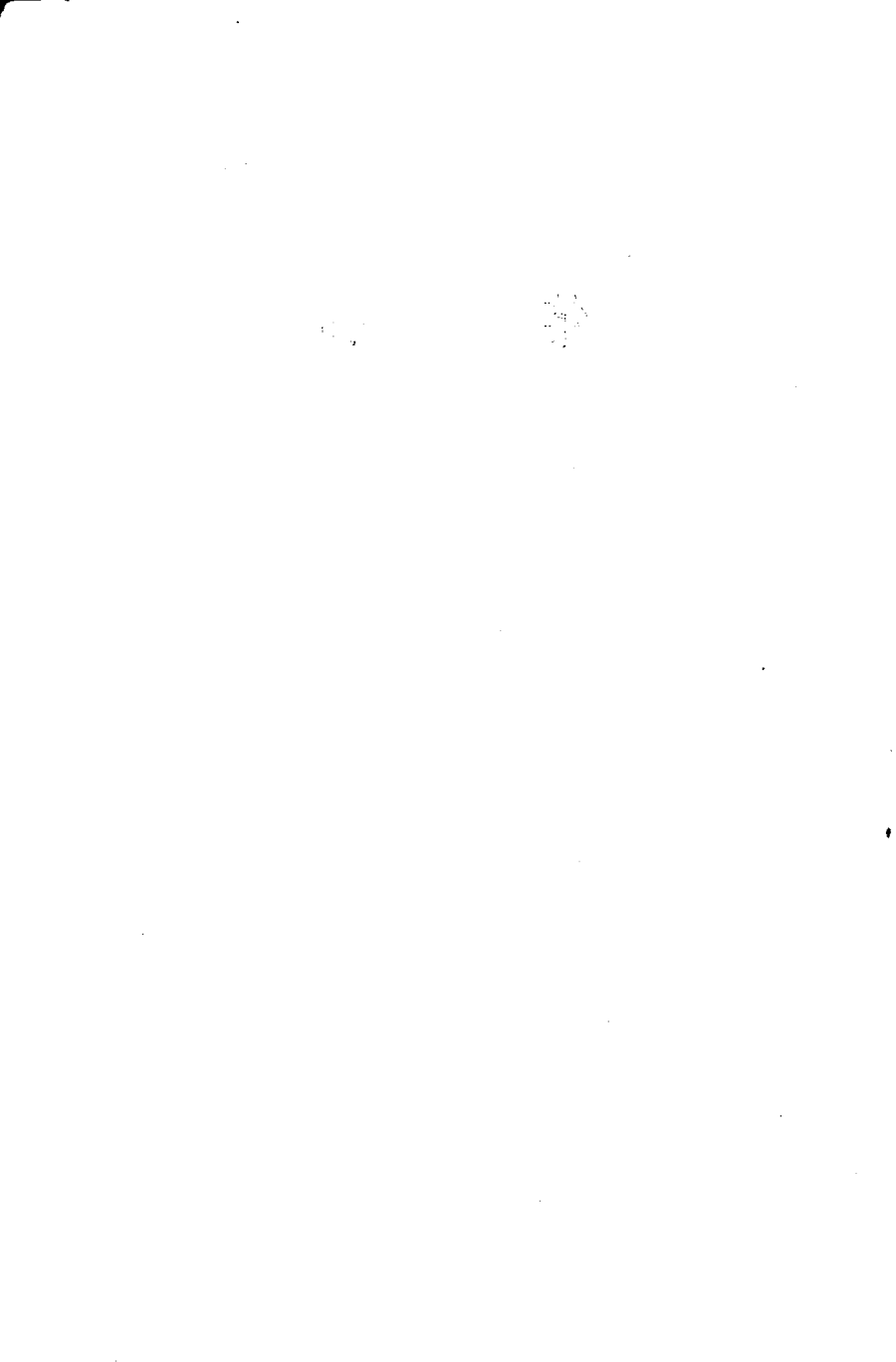
《眩晕》是一部格调较高雅的通俗小说，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心险恶的阴暗面，而且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想读者看完全书，一定会同意这个说法的。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还望识者不吝指正。

译 者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记于沪上

第一部



I

“是这么回事，”热韦涅说，“想请你监视我的妻子。”

“见鬼！……她对你不忠实？”

“没有。”

“那为什么？”

“一言难尽。她很古怪……我放心不下。”

“你究竟担心什么呢？”

热韦涅犹豫不决地看了看弗拉维埃尔。弗拉维埃尔觉察到他那欲言又止的原因：这家伙缺乏自信。他还是十五年前在法学院上学时那样，表面上真挚、坦诚，实际上拘谨、腼腆，忧郁寡欢。尽管他刚才张开双臂叫喊着：“罗歇老朋友，你知道，我多么高兴又见到你啊！”弗拉维埃尔仍本能地感到，从他生硬、做作的姿态里，流露出一丝轻微的不自然。热韦涅动作有点夸张，笑得也有点过分。他无法抹去十五年的光阴给两人带来的体态变化。热韦涅几乎成了秃顶。他的下巴已经发胖，眉毛也变得枯黄，鼻子周围出现了点点老年斑。弗拉维埃尔也不再是从前的模样了。他自己很清楚，自从发生了那件事后，

他变得又瘦又驼。热韦涅也许会问自己，当时学法律是为了进入警界，却为何干上了律师这一行。一想到此，弗拉维埃尔就紧张得手心直冒汗。

“其实也谈不上担心什么。”热韦涅又开口道。

他把一只装满雪茄的豪华烟盒递给弗拉维埃尔。热韦涅身穿一套笔挺的深浅双色呢西装，颈间系着漂亮的领带。从印有一家大饭店名字的火柴盒里取出一根红头火柴时，缀满指间的戒指熠熠生辉。他瘪起双颊猛吸了一口，然后缓缓地吐出一缕蓝烟。

“只是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他添了一句。

不错，热韦涅的确今非昔比了。他现在大权在握，身后有一大批董事会、公司、联谊会，编织起一个复杂的关系网和势力范围。然而，他的眼神还是那样的游移不定，那样容易担惊受怕，随时可能躲到低垂的眼帘后面去。

“一种气氛！”弗拉维埃尔不无讥讽地一笑。

“我想可以这么说，”热韦涅坚持着，“我妻子非常幸福。我们在四年前结的婚……差两个月就四年了……我们的生活很富裕。自从发布动员令^①以来，我在勒阿弗尔的厂开足了工。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有被征召入伍……总之，应该承认，在目前的局势下，我们还是很走运的。”

“没有孩子吗？”弗拉维埃尔打断了他的话头。

① 指 1939 年 9 月 3 日法国对德宣战后，征召后备役军人入伍的动员令。——译者

“没有。”

“说下去。”

“我刚才说过，马德莱娜完全可以过得非常舒心。可是，有些事并不顺当。马德莱娜的性格一直有点古怪，常常会突然情绪低落，变得忧郁起来。最近几个月以来，她的这种情况突然严重起来了。”

“你找过医生吗？”

“当然。我甚至还请来了医学权威会诊。她什么病也没有。知道吗，根本就没病。”

“器质上也许没病，”弗拉维埃尔反驳道，“可是从心理角度上看呢？”

“没病……没病……不是精神病！”

热韦涅把手指关节拉得格格作响，然后掸了掸掉在背心上的烟灰。

“唉！我敢向你发誓，这很复杂。一开始，我也以为可能是某种固执的念头在作怪，或者是战争引起的某种莫名奇妙的恐惧。她会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和她说话，也是似听非听的。要不，就是呆呆地瞧着眼前的某一样东西……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这情形太让人吃惊了。你会以为她看见了什么……我也说不上……捉摸不到的东西。当她恢复常态后，她仍然有一种丧魂落魄似的表情，好像得费很大的劲才能认出她的家……认出我来……”

他听任雪茄熄灭，自己也茫然地望着，脸上带着从前就有的那种失望的神色。

“要是她没病，那就是在装病。”弗拉维埃尔不耐烦地断言。

热韦涅挥挥胖乎乎的手，似乎想迅速抓住话题。

“我也这样想过。我曾悄悄地注意过她。有一天，我跟在她后面……她跑到森林^①里，坐在湖边，一动不动地呆了两个多钟头……她出神地望着湖水……”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不，她盯着湖水看时，怎么跟你说呢，非常专注，非常严肃。好像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晚上，她却对我说她没有出去过。我不想告诉她我跟在她身后，这你完全能理解。”

弗拉维埃尔一会儿回忆起老同学过去的形象，一会儿又忘得干干净净，这使他很恼火。

“听我说。”他说，“还是冷静点好。要么是你妻子欺骗你，要么是她病了，或者是她出于某种你不知道的原因，故意装疯卖傻。不可能有其它的解释。”

热韦涅把手伸向办公桌上的烟灰缸，用小指轻轻掸下一截白色的烟灰。他惨然一笑。

“你的想法和我当时的想法完全一致。不过，我绝对相信，马德莱娜不会欺骗我……拉瓦莱纳教授告诉我，她很正常，……她为什么要装疯卖傻呢？……为了得到什么呢？……一个人决不会为了好玩而装病的。决不会毫

^① 指布洛涅森林，巴黎西部的公园，内有人工湖和瀑布等，是世界著名的游览地。——译者

无目的地在森林里浪费两个钟头……我告诉你的这个细节，只不过是很多事例中的一件而已。”

“你和她谈过吗？”

“嗯……当然喽……我问她，当她突然开始幻想时，究竟感觉到了什么。”

“她怎么回答？”

“她说我不必为她担心……她并没有陷入幻想，只不过和大家一样，对局势很不安罢了。”

“她一点也没有表现出烦恼吗？”

“哦……她显得很烦恼，甚至很尴尬，很为难。”

“你是否觉得她在说谎？”

“根本没有。相反，我觉得她很害怕……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也许你会觉得很可笑：你还记得我们在圣于尔絮勒修女会电影院看过的那部德国电影吗？大概是1923、1924年左右……片名是《雅各布·博埃姆》……”

“记得。”

“你还记得主人公的表情吧。当人们意外地看到他莫名奇妙地发作时，他企图否认、辩解，藏起自己的怪念头……嗯，马德莱娜……她的脸色和那个德国演员一样……有点失常，有点兴奋，两只眼睛在搜索着什么……”

“得了吧！你总不见得说你妻子也在莫名奇妙地发作吧！”

“我知道你会这样说的……正和我当时的反应一样，我的老同学！……那时，我也火了……我也不愿承认这个

事实。”

“她参加宗教活动吗？”

“和大家一样……她每个星期天都去做弥撒……实际上是习惯成自然。”

“她不是那种预测未来的女人吧？不是吧？”

“不是。只是，我再说一遍，她身上好像出了点毛病，你会发现她老是心不在焉。”

“是无意识的吗？”

“毫无疑问。自从我注意她以来，已经习惯了。你可以想象，她在临发作时，就极力想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她站起身来，有时还会跑去打开窗户，似乎觉得透不过气来。要不，就打开收音机，把音量开得大大的……这时，如果我介入进去，说说笑话，谈点别的事情，她的情绪就会稳定下来，恢复正常……请原谅我用这些字眼，不过要搞清楚她究竟是什么毛病，实在是不容易……相反，要是我也装得很忧虑，心神不定，冥思苦想的话……那就麻烦了。你会看到她愣在那里，眼睛紧盯着在前面晃动的神秘莫测的某一点上……我猜想那是活动的……接着，她长叹一口气，像梦游神一样，把手背放在额头上，就这样呆上五分钟，或十分钟。很少超过十分钟。”

“她的举动是否断断续续？”

“不。不过，说实话，我从没见过梦游者。但是，我根本没感到她是在睡梦中。她恍恍惚惚，就像身不由己一样。她成了另一个人。我知道，这简直是蠢话！可我没

法说得更确切。她成了另一个人。”

热韦涅的目光里流露出一种明显的焦虑。

“另一个人，”弗拉维埃尔咕哝了一声，“这根本说明不了问题。”

“你不认为会是受到某些影响的缘故吗？”

热韦涅把叼着的雪茄搁在烟灰缸上，双手用力地握在一起。

“既然我已经说开了头，”他又说，“那就干脆都告诉你吧……马德莱娜的家族里有过一个古怪的女人……她叫波利娜·拉热拉克……事实上，她是马德莱娜的曾祖母……可不是么，她和马德莱娜的血缘很近……这个女人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我不知道怎样向你解释——得了一场病；她被奇怪的惊厥折磨着。照料她的人在她的房间里听见一种不可思议的响声……”

“是墙壁里发出的声音吗？”

“对。”

“像移动家具时的那种地板摩擦声？”

“不错。”

“我明白了，”弗拉维埃尔断言，“这是那种年龄的少女常有的事。对此人们并不作解释……通常，这种现象不会持续很久。”

“我对这些问题并不内行，”热韦涅接着说，“问题是，波利娜·拉热拉克变得有点不正常了。她要出家修道，后来又当不了修女了。最后，她结了婚，几年后却无缘无故

地自杀了。”

“当时她多大年纪？”

热韦涅抽出手绢，擦拭着自己的嘴唇。

“二十五岁，”他轻轻地说了一句，“……正是马德莱娜现在的年纪。”

“见鬼！”

两个人沉默着。弗拉维埃尔陷入沉思。

“这些事你妻子自然都知道喽？”他问。

“不，她并不知情……我是从岳母那里了解到这些细节的。岳母直到婚后才和我谈起这个波利娜·拉热拉克……当时，我完全是出于礼貌才听她谈论这些怪事。如果我早知道！……不过现在，她已经去世，没人再会告诉我什么了。”

“你是否觉得，这些隐情……她是出于某种目的才告诉你的？”

“不。我不这样认为。那是在一次谈话中偶然提起的。我记得清清楚楚，她不让我把这件事告诉马德莱娜。她无意炫耀自己有个疯祖母，也不希望自己的女儿知道这件事……”

“那个波利娜·拉热拉克总该有个明确的自杀动机吧？”

“没有。好像没有。当时她生活很富裕，而且刚刚生下了儿子才几个月工夫。大家都觉得，母性最终会使她的精神得到平衡的。可是，忽然有一天……”